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三十三目錄

李觀二

與右司趙員外書
與房武支使書
上杭州房使君書
與睦州獨孤使君論朱利見書
與張宇侍御書
代彝上蘇州韋使君書
代李圖南上蘇州韋使君論戴察書

貽先輩孟簡書
報弟兌書
帖經日上侍郎書
與膳部陳員外書
上陸相公書

李觀二

與右司趙員外書

羊舌大夫謂鬷明曰子不言吾幾失子矣仲尼又云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則知士不得不言言不得不文然言之不失行之能遠在員外也不在不佞至於心與時事固不可不奉達員外亦當一一詳悉無脫略也觀東人之後十歲讀書十六能文不止能文亦有壯心及兹弱冠頗覽古今輒不自量謂以可取天下之名遂以去歲三月賓來咸陽

一之日舍逆旅主人仰見帝居雙闕入天顧身彷徉若遊塵止於五岳之高二之日持無似之文干有名者數公望其刮目以鑒眞作致身之椎輪客去門掩然以寂寥無言三之日飛廉始春春官解褐試士於司存覩亦捧手蹀足而涵其不羣於伍四之日灼有明文曰我采不渝爾則懷珉旣如是矣則有故舊者置酒一榼而歡飮之以得失相安然常人有情亦不免悵焉由是天球減價而喪色鏌鋣不寶而奪銳減價者卻委以櫝中不寶者未倚於天外側聞員外好人有奇者故緘二物以代謁斯二物者非好奇

君子則不足以為託然猶慮其未甚悅故復重述耳今之人學文一變訛俗始於宋員外而下及嚴祕書皇甫拾遺世人不以為經呀呷盛稱可歎乎然世人之庸而擬議於數公其猶人與牛馬也以觀視數公則皆師延之餘音況能愛世人之蠅蚊乎夫能以觀之文言於世人得非會羣聾而鼓五音曷知其由來哉方今座主五百年之間出者觀三千里之賤士耳座主有至公而觀無聞焉非觀獨恥之而員外恥之何者使誠無可聞而至有聞欲速之過也使有可聞蔽賢之過也員外必澄神洗機而鏡其是非無

黨欲速與蔽賢二者之理謹留短書於宅并詩三十首尋拜高風以聆員外之玉音覯幸甚

與房武支使書

支使職佐方面公才絶倫其分所部來督屬郡必以舊二千石將去新股肱守未至而應慮編黎失業欺吏得伺便是以中司據案輟食貫支使餘勇俾威之德之支使下車人以之安奸心欲萌者若烈風卷危葉惸獨無告者譬枯轍沃膏雨闔境不擾殆將旻如問公之秩則屈於馮郎觀公之政則優於杜毋然儻翼一舉誰能料其高下哉覯靜

居養晦束髮初冠累受郡薦不隨計偕直以無親於權右寡譽於鄉曲陸行闕徒御長邁匱資用每西顧而笑知難入身徘徊斂歌罔自酸念嘗聞古聖欲濟先濟物欲達先達人卞和再刖足而不去欲濟物也禽息一碎首而不愼思達人也側見昨者此州舉人陳昌言朱公薦載察並以才獲送而不果往或以親老而惜養或以家貧而莫進相會而議不知所安羣吟動風聚泣成沼況秋節轉厲羈心益雄恨天下丈夫不可投刺碌碌之類雖投奚爲惟公秉干將之利挺荆楚之秀方釣名之日亢得路之地覿輒欲

遂君子之美張小人之謀其陳昌言等執事誠肯徹重味
於膳夫抽月俸於公府實數子之橐備二京之糧則公之
德聲日播千里魯衛之客爭趨其門亦可謂委能於聖朝
豈止殺身而已矣言用與不用公其度之不然則言之於
有司取我王稅量其豐省贍其所須亦足明非常人有非
常之事將白於連帥固亦惟命相時而制變亦惟命昔漢
武帝詔郡國貢士縣次給食此明天子也仲灌夫好禮敬
賤士推拔下輩此賢大夫也公能收納任懇則善不可加
問之數子乃釋鹽車之患也公若輕財惜施輕士不卹使

覯之言如水投石則行垂涕唯唯而退言公輕財惜施者若公府之積粟腐貫朽曾不振窮貧乏而多爲曲贖小吏狗鼠蔫蠹鮮不千百豈不輕財惜施歟又言輕士不邺者則陳朱臧者鋭力詞翰腹歉翅折不能達颺而執事高視茂有救心豈非輕士不邺歟且公波瀾在衷深淺未卜先設以與奪願垒否臧嗟夫當春正植以桃李卒歲然後驗松柏公留意而圖之覯攝衽而長跪

上杭州房使君書

覯白衣之王臣也育於天人間二十年矣膽薄不敢以干

大人頭方不足以扇知已以此而食誠愧之哉而聞使君德閑列郡名截區宇翕歸人望轟動朝聽灌注我元造昭蘇我蒼生實宜居中作舟匡上調鼎千乘之任未周其用君子之議以爲屈焉覩稟踈狷之性執廓大之志而不能與羣俗爭狎獨兀爾憔悴固事亦無可譚然渠所論不過物之貴賤利之豐省相斥工拙相旌是非乃令慷慨之人有霸王之略而不得語反見疵瑕耳嘗以天下如使君者未乏如覩者不少聊且收漭於衽束臂置胸底幾於鵾鵬不遽歌龍蛇也使君令問熙洽穆如清風家鍾其祚天契

之秩人莫得而涯之竊窺使君善美雙著其善也在乎制事中度立政有要吏不慢局獄無撓刑斬前守之苛弊若嗇夫之去草能於是民誦之曰雖有饑饉必遇豐年大益旣去我公來臻斯使君之善也其美也在乎雅量汪洋神機貞明蓄山之靈洞人之情鑒有所臨細無遁形麗藻之振其音鏗鏗斯使君之美也使君頃在幕府及統留後事禦卒競勸疲民惠和斂見洽聞高謝朋伍不然者何得奮於戎佐而一舉趾跨上二千石歟吁海內同軌四方萬餘里出使君之境誰獲小康非使君之民罕霑大賚郊邑騷

屑人胡疇依豈不爲歲時薦之以水旱官長墜之於塗炭覲甚不佞猶知痛之雄飛丈夫豈止太息傳曰自非聖人内寧必有外憂今主上非不聖但輔相有闕也以覲庸意儻擬使君於廊廟則中人以上不爲非中人以下遠惡矣今特遣處民之上利身而不利國在朝之右諛媚不直緣邊之寇蜂起爲蝥賊覲誠守貧窶無卜式裨國之利身復多病無終軍繫虜之力但怒發撫髀氣如騰雲苟未獲謀何命之劇終固當曳履諫天子借劍趨相門盡養民治國之計遂倚法尸祿之吏使衛青重揖客孔子畏後生使君

展轉覽此書覯非寓言也覯將適於越途經貴州無何遇疾不獲俯謁迫以月盡於紀道賒其程衣衾素單糧糗倏罄惟有塵鏡委匣韋編在囊滄洲目前風水相駭默默長顧便堪酸心艱勤於下邑悽斷於易水使君知否知否念茲在茲蒼惶寫言兢懼待命有觸忌諱願開含宏月日覯再拜

與睦州獨孤使君論朱利見書

覯絜身復古立行師古臨事不惑見危必進秉此數節時人罕知伏惟良寶匿瑕明鑑含垢暫留頃刻少納芻蕘遂

厭悶懇死而無悔竊見前此邑丞朱利見一室窮病十年非辜形神沮弱容鬢衰颯若遺憂能傷性此人殆不久生孤禽孺子相向嗚咽晉井壞竈共之淒涼觀雖非比齒稍與同道往往目覩感之酸然常恨莫能爲計無所施力使有穀帛當能賑之此生亦人倫之落落士林之楚楚代習禮樂宿傳衣纓乃祖乃父亦有拾青拖紫三徵五辟者也生家亡早孤年壯方仕所共交結亦皆名流微班不達直道來累人不哀者諒誰有心觀與此生非有半面故素一夕優狎非有斗筲之惠杯酌之好但私心助痛借口爲言

昔荆軻徇燕丹之急聶政答嚴遂之字闕一故載籍不朽以爲美談且數子者良有由緣今之所論有異於此況觀輒以翩翩賤質曾爲使君翦拂瓅瓅薄伎復忝使君盼睞寄家樂土日聞盛事竊見信有所未洽恩有所未周安敢坐同碌碌不以陳述伏惟使君大其量深其懷使儒衣之士復罄心腹幸甚幸甚觀早窺典墳見古賢良居五等之位設六條之政所以察刑獄詢諍訟褒善懲惡恤勞勸分是以名彰王府勲潤史筆豈可備員已矣尸祿悠哉故漢文帝云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且自使君下車數載田

疇始闢桑柘初拱人識廉恥邑無逋亡當朝談其美列岳讓其最雖文翁化蜀伯道理吳二侯既殁惡爲絶倒獨有南冠朱利見氣衝牛斗間使君嚴如雷霆慈如太陽何不修慎終之德解懸絶之命使仲由之諾不墜長孺之灰更燃則流芳一時垂範千載且此人窮窶於原隻污辱於韓范恓惶於蔡澤憔悴於屈平整冠而纓斷斂衽而肘露猶矻矻耽學依依固窮常戴使君殊造對孤枕流涕日者有故壽昌沈尉周行之末識量非常知事有廢興人有迍泰承使君咳唾拯此人溝壑朱生不幸沈子云亡顧茲壓昧

可爲悲想夫處大官者威貴能斷權尚從宜綸鈞淹滯雙埽讒慝卽言者得盡意疑者獲自明使君垂形襜佩朱紱丈夫之雄也凡所措捨豈不易哉朱利見餘貧亦可以爲力敢望周旋不棄特達庇之是所望也頃聞歙州長史羅士詹亦朱利見同類當時刺史劉公獨降大惠羅士詹不盈一稔旋踵西歸利見當時幽縶曾不側息莫非羅生與倜儻之士會朱生受肅殺之氣偏嗟夫三尺之童子爲之恨恨且宇內所注瀹濫官其中有附跡權門處陰勢路則官遺得雪祿都免收有損朋黨之私挾貞介之操則繫銅

至弊名器被誣豈不爲至王上無及溜之臣羣小得皷刀自割也觀土梗微物竊所不幸英雄之人曷以爲意曩聞孔璋薦表代李北海死曠古之後先王所嘉覩誠駑怯恒羡高躅執事之議欲將何如使君不疾爾臧否則朱生索於枯魚之肆矣嘗見古人持危拯傾率克有益使君豈不知此子不爲食駿之士盜裘之夫人不易知知人則哲伏惟審念之然此人年五十鬱有詞藻義必致命性頗輕財乃俠少之流也居官直而簡與友信而敬乃百古人之次也蕭蕭健筆喋喋利觜環坐之先也凡今之人惡直醜正

入門自媚邪道苟容故有貝錦首章青蠅獨弔覩雖輒舒紙染翰輕陳肺肝無任情激不敢詼羈屑之士進趣益難書發之日出柴扉東面再拜傾耳聽音倍深兢戰

與張宇侍御書

覯受性不敏言事務直侍御幕府俊選屬城具瞻不腆之書深冀開覽覯年十有八再忝鄉薦身未入洛家猶寄吳心惟使氣性不偶合仗前輩奇節撐窮居清操天下之事能傾腹心不但以董生下帷蘇子刺股而已覯於還淳適跡向歷數歲蓬戶卻埽侍覲之側其志未果屈躬增修竊

見有被汪渝濫官朱利見前任此邑丞腐儒孤官纔受三命無賴令史前削除名銜裂其冠冕奪其祿利亡家既久求食無所危於累卵急於倒懸如何聖朝有厥濫罰每一念此悲涕交汪觀比有一書上此州獨孤使君先論朱利見續以古今事爾時獨孤公尺書見招知己相遇緩躡珠履偕升蘭堂飽之以嘉殽醉之以芳醑特賞才調且憐義聲仍謂觀曰見足下高作奇之又奇良深靦容敢不承命其所上獨孤公書兼錄呈上惟少披覯明不虛耳項者韓相國臨十數州殺人不問罪自用若無上書聚冤氣夜啼

枉魂人人畏威莫敢諷議今尚書領藩翰之任抱澄清之志視民如子冀上若父寄公耳目固宜竭誠伏見太陽炎赫砂礫燋鑠旱魃作厲農夫憂饑直爲囚繫無辜之所致也雖欲禱桑林焚巫尫亦將奚及不如疎決滯獄速宥疑罪則歲稔國富不期而至觀所說是方伯政本非豎儒之譚執事之人用收采否如理以爲當言之可行請馳一介之使問三逕之客卽荷衣蕙帶以趨下風必謂狂簡終不惠顧則退卧岩藪俟有知已翹足仰望以聽指南

代彝上蘇州韋使君書

月日於法司上書郎中閤下彝不耽書嗜酒已至於老東西南北無立錐之地以免餒凍者賴王公大人相養耳竊以閤下有經濟之器因敷小人直戇之性非敢失色於左右僥求於去就不圖行絓時禁坐貽伊戚惶怖無暇縶維不安仰天椎心收血續淚所言駭鹿觸網飛蛾蹈火顛覆靡排彝何以堪彝知過矣彝舉家十口兒女幼弱皆小寺中僑寄目下絕粒閤下錮彝在此令吏推責反覆憂難辭理俱屈衰髮一夕如經十秋素來無業只慣飲博罔曾負累以至訊問事過奇喘無禍不有且彝於天下何異株塊

比於閤下細微若螻蟻如國家之事肉食者謀雖鞭之長胡及馬腹況中籌之子如何敢及早聞閤下清節王立洪量海納軍謀在握文藻盈帙中外騰口聲歸其高彝是用私達微誠庶被知己不測閤下以言罪之嘗聞不以言廢人閤下何必取威於懦夫而後行令自明王設誹謗之木諸侯有鄉校之議且今主上何愧於唐堯閤下何短於鄭卿伏惟念彝之失寬彝之責使得擢髮便當鉗口匍匐鈐下以收前非則伏諸忠信越境不敢留也彝死罪死罪

代李圖南上蘇州韋使君論戴察書

月日窮居布衣李圖南有腹心事上書郎中閣下圖南聞書者舒也舒所憤蓄於人之心禍福之萌繫乎一言郎中止水之鑑不私秋毫如川注東不讓細流圖南殺身之誠去此誰告是用端著龜考吉日進牘於執事所尚拙實不張游詞郎中爲三復焉圖南同學之生戴察字彥衷年二十二蘇州人也而有蘇州之稅司籍者目之以爲僑戶異哉書劒之子而與農賈同貫豈非當日闕明吏以至於是乎其人固窮自立家業無一老父垂白處妹未字湫底之巷蓬茨蔽身弊衣糲食丐貸取給累年得賦非出諸己即

日數口憂擠滿罄重以官迫不聊有生郎中侯服玉膳信有如是事者否郎中之始至也謀以息民布令曰矜老疾活鰥困凡在庶物令趣其本於是鄉計之而白於縣縣審之而上於郡執事視之而疾首曰罔有不允乃條其年税差與蠲放禺禺延頸情有所向爾時彥衷乃借人冠履佩人劍帶時步麾下啟區區心書訟其戶祈與降殺若何執事以爲不切之務棄而莫顧及再投狀狀無所投矣彥衷亦謂圖南曰我他年不言而今言者以韋公負天下人望當有解左驂之分也豈同絳灌之列哉不圖如羝羊觸藩

進御斯咎乃高歎曰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歎聲未已淚亦隨注侍者改色浮雲爲陰因成沈疴月有餘日老親在側竟夕不寐一飲一食皆求諸鄰爨無東楚室若懸磬圖南昨就相省杖而能起神緒淒黯絶無話言立未俄頃見有衣黃衣者排闥直入口稱里胥罵彥哀曰兩稅方斂何獨不納刺史縣令公知是誰俾予肌膚代爾擔責嘍嘍叫怒不容少安彥哀回惶若狂計靡從所其父諭之曰取爾常讀之書常撫之琴質於東西家南北家以其所資將以奉之無令來客貽我之戚彥哀唯唯乃獲上繒而與之

及將去也仍誡之曰後所欠者必搤公喉唾雪而取辦於時犛妾牧豎知爲之辱況圖南六尺之士乎圖南聞龜玉毀於櫝中守者之過也而彥柬不獲其所郎中何以爲理人哉彥柬乾乾之子章句精意此土儒輩無居其先每秋鄉送皆爲賓首溫良敬簡殊有可紀郎中命世之傑合天縱才明眸燭微剛畧定猜刑賞之下萬無一乖寧令一彥柬肝腦布地不知所階悲哉圖南聞士爲知已死且不忌是用感激於左右假手於執事免彥柬之役螻蟻之望則決之矣昔魏絳薄言晉侯爲之稱過李斯肆辨秦帝爲之

復客鄭儋致誚范甸爲之輕幣江淹投筆建平爲之側席斯皆咫尺之素也以相窘也今圖南此書亦望郎中有成績也不顧郎中空寒瞌也使圖南書事無實言挾於妄則立伏匕首甘棠之間以塞深責彥衷亦獲無咎郎中愼勿恥對菲之旨克動瞻聽而損其言不爲之行也謹遣隸人捧書跪獻圖南伏俟咳唾不宣圖南再拜

貽先輩孟簡書

僕聞孔宣父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足下德非古人何遽相淺如一及第僕保之久矣

但與足下論其先後耳僕長於江表今未弱冠自謂來者晚遭知音比見吳中人談足下美不容口僕外氏河南行軍司馬舊與足下遊揚善聲僕每懷殊節不履常跡立名委運求友勝己是以昨晝徒步奉尋所居將拜足下先丈人之靈問足下不滅之戚如何稱倦哭泣輒安牀褥辭以有疾坐而誣我人子喪禮豈其然乎僕躊躇愀然頃乃能去敬料足下雅度必以所報之人云僕貌不瓌傑衣不鮮麗前無高車後無蒼頭量僕為區區進次之人而默相遣若使有一俗士煌煌輕肥足下必投袂而起何疾之稱爾

大丈夫當立天下何取辱於足下之門嗟乎李生斯過也矣且僕相造重足下足下非禮見辱予以深貧交數公咍僕不已足下知無所曰疑乖攝夜來計減請亟加食罔至毀性雖未執手惜虧前意謹封名紙以抒未分書用直敘拙而不文月日某再拜

報弟兌書

六年春我不利小宗伯以初誓心不徒還乃於京師窮居讀書著文無闕日時是年冬復不利見小宗伯嗚呼天難諶命難言聖人且猶盤桓我安得如料而決志哉但堅節

不去躁機不來兢兢而強勉勉而爲耳於時顧逆旅而無聊圖俟時而尚遐發能遷之處緘莫知之嗟乃以其明年司分之月乘罷驢出長安西遊一二諸侯求實於橐往復千里投身甚難殊不知西陲數州界在虜關土塞門民獷榮戰陋儒我昇其將遺我緩胡我見其士賦我從軍向之之謀暨感激心卒無所開祇忽一念我家如在長安或遇適戍而宿隨登陴而望有東方之人老在塞下者爲我言用兵之勤及五十年每歲孟秋邊風便寒達於堅冰武夫操戈僵不得煦胡兵類戮寇罔於常方言會候人舉烽我

茫然謂我來遂夜馳歸長安窮處蕭條猶初乃開而居乃出而書上不敢偶下不敢專鄙苟得之名謝姑息之交愚與介并直與謟違是用人不合余余不合人故身有負俗之議文多自我之非然斯者畧不損明其猶荆民不譽宋玉臧倉之疑孟軻及我而三奚足屑哉然特苦旦暮之供出處之虞也而幸有一僕賃之童純義而誠服事祇勤傭蓄以給余爲隸以奉余久而不求直殆而不施勞盤飱之廉汗馬之庸不能過焉古者孔子門人皆曰上賢及在阨窮有愠見者吾老君亦有從者徐甲老君去官甲亦求去

夫孔老之道於我也則小大較然其門人從者之操則何
遠斯童哉吁我嘗獨歌而悲客有造曰子之窮達在時與
人我曰不在時乃在人不在人乃在斯童何者仲尼適周
魯君乃與一乘車兩馬一豎子自周而還其道益明則聖
人經爲亦用其資獨作恒人乎今我所以能於京師保窮
居讀書著文無廢日時者乃斯童之力也非我之能也非
親交骨肉之力也成我洪名階我青雲有日矣汝知之乎
汝我季也我空言哉吾逮養以來不忌歸歸而無名爲親
之羞困而行之窮苦日尋俛而自安窮則可也流親之羞

歸不可也念二途日夜腐心渾元循環三歲一朝油然而思眾恨長短居人遊人相屬之憂寧同時哉行至八月天地淒涼葉下西郊我在空房晨起吟咏闃乎無人夜臥不寐寒漏自長意可覆也難可縷陳我書不稀汝書亦新異日兩至同慰一身豈不旨哉年不甚幼近學何書擬舉明經爲復有文明經世傳不可墮也文貴天成不可彊高也二事並良苟一可立汝擇處焉無乃不修繫書黃耳依依有遺千萬孝弟其兄云云

帖經日上侍郎書

月日鄉貢進士李覯長跪薦書侍郎座右侍郎知小子也侍郎方揚清上流覯方委照下風夫上流之清有源下風之行無還借之於人事也有察之者昭昭有昧之者元元乃古人曰離婁視千里盲不見咫尺得非然哉用是越羣子之行薦數字之書排得喪之懷登萬一之途侍郎其或不見邪其或悅也得不言之而後退言之而後進安可空空而爲乎昨者奉試明水賦新柳詩平生也實非甚尚是日也頗亦極思侍郎果不以媸奪妍不以瑕廢瑜獲邀福於一時小子不虛也而以帖經爲本求以過差去留覯去

冬十首之文不諫於侍郎矣豈一賦一詩足云乎哉十首之文去冬之所獻也有安邊書漢祖斬白蛇劍贊報弟書邠寧慶三州饗軍記謁文宣王廟文大夫種碑項籍碑請修太學書弔韓弇没胡中文等作上不罔古下不附今直以意到為辭辭訖成章中最逐情者有報弟書一篇不知侍郎嘗覽之耶未嘗覽之耶覼嘗竊覽侍郎頃年詩一篇言才者許以不一端文者許以所長則雖班固司馬遷相如未聞若話言是侍郎雅評掩於三賢矣故覼今日以所到之文諫於侍郎不以帖經疑侍郎也且昔聖人曰後世

罪我者以春秋知我者亦以春秋夫聖人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然猶以春秋爲言者何也蓋以誼有所不加道有所
不拘夫文人讀春秋求旨歸觀實忝爲文不敢越及來應
舉知有此事意希知音遇以特知而有司多守文相沿今
遇侍郎其特知乎且侍郎曰帖經爲本本實在才才不由
經文自謬矣由經之才文自見矣本於是在不在帖是或
亦所司以是眞人不然其恥耳今槩也實在洛日擊指揮
占往來以侍郎爲文犀以侍郎作靈龜中之通者不聞遺
訓兆之靈者不聞宿夜顧不復帖聞洛乞今先意知微則

兩至之慮一意是恤幸甚幸甚觀再拜

與膳部陳員外書

文之難言也久矣是使為文者紛綸無人察其否臧焉雷同相從隨聲是非遂令怨咨之音作苟且之道開荆璆無價珷玞有輝仰惟執事坐而相之得不然乎當今朝廷洪雅尚文以文化人四方翕然聽命於有司有司於是乃以詞賦瑣能而軌度之聲稱叢鬨而搴擷之謬矣哉失在兹乎原夫先作之立軌度者懼常才之不及也非罪其過也抑亦有良材茂器或所不識也博聲稱者有司之至公也

亦至私也且聲稱之始十九黨與已乃惑之識不自勝襲私載公是至私也設有一人乘語未終而難觀曰軌度以考其能違之者予何病聲稱所以尋其實也無之者予何病則曰俞哉非顧去軌度塞聲稱二者誠仕進之嚮也蓋欲有司之留視於軌度之外者綏聽於聲稱之遺者勿以人之好惡奪已之精理也何者慮良治之巧無消冰之術鏌鋣之銳無補履之用而因投棄爲代所笑耳是說也得不近之哉實所未言於人常用叩之執事耳觀長於江湖之鄉學於仁義之書微有志義仍近直方不苟與人亟於

自求從學兩年屑屑焉人未之聞名未之成進取無嘉謨環向多窮愁視形如陋視文如愚憤之用勞罔之攸安欲如之何執事文章之儲文詞之師扶微削訛可以厚名彈鑒垂哀可以辨文觀也於焉捧卷如歸言莫卒微不知悚兢觀再拜

上陸相公書

觀小人也伏思不肖之身出自大賢門下其爲幸也不敢忘也今者東還拜親即不得以起居執事者將何以申大賢小人邈矣之閒乃致其慺慺戀戀之心也於是乃屏窮

處之中集常念之言修辭謁之書其一所以發揚狂愚昭
宣緝熙其二所以遏知訖分原始要終胡敢空言濫說以
讟左右哉傳曰言身之文也在乎身非言不見也言為善
召應茂有遠近也伏惟内之觀於相國門人也相國於觀
師道也門人得請於師道師道得訓於門人古之典也是
仲尼門人七十子之徒皎皎如也申申如也觀誠至愚不
能庸敏然頗常思古今治亂邦家大體生民之難君臣之
際以為意也豈徒焦氣力勞形神潤飾言辭以自賢且相
國昔以章句知之耳今固亦章句待之耳緜是越石父不

言齊相曷繇加命韓信不言滕公曷繇奇之哉伏惟念之也伏惟內之也觀幼養於親長敬於家非良朋善友寖明寖昌之道也然天之與識蓋忝文翰先王之書其見有圖功植節周旋忠毅信誼死生患難之間或翺翔倜儻瑰名烈行不變者則甘心願之其餘深旨微文則萬未知一家貧無以自成性顢不樂他能灼如也不得已乃拜親而來無一金之資五尺之童莫與合者飄無處所鬱乎而懷浩乎而思是亦多爲風聞所訕不聞雷同所稱時之來也而獲遇相公之權衡文場博哉其度堅哉其口不以譽就不

以毁摇既事之時亦盡一時之良矣而覯特爲推擇起離
朦昧居置昭晰翕乎下流以干時而思也無異起白骨出
黄泉之恵不純大也此所以言其幸也不敢忘也及其罷
也即思歸還供養庭闈俯仰淹留復以逾時乃應選科不
自計量幸去衣褐爲吏於公益用感遇之無窮也而貴益
重賤益輕故無易由言也莫開説也比者數與其得造左
右温顔而愉匪及論議意者以其駑庸不足言也是日以
念之月以思之時以疑之不自已也當其進時既不以言
而以言者所謂干議也當其退時既不以問而以問者所

謂犯貴也不懼二者之為尤上無一言之可談如此則下之思慮塞矣上之聞見褊矣觀於左右悠矣古者有詢於芻蕘有不恥下問經垂厥文不亦懿乎今者將有所陳幾贊謀猷先陳為容儻蒙降鑒觀惶怖幸甚幸甚觀聞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人本是故能若天之時迪地之利輯人之和以平天下以育羣生以禋祀天地宗廟之神夫言通天下之志者卽生民庶物哀樂零茂無非知也夫言成天下之務者功作云為開利除害無非務也夫言不疾而

速者君之號令也夫言不行而至者君之德澤也苟德澤加號令信利開而害除民悦而物遂則天下有幾欲至矣安得不曰神乎不曰幾乎不曰深乎然是者曷由臻也誠在理運遭明主明主遭賢臣賢臣舉善人而官之乃能令相國既遭明時既輔睿主持政廟堂當仁天下則用何而相聖人之道用何而成天下之務伏欲聞其言而頌其實也噫夫惟宰相之官陰陽之鑪冶天下之樞轄賢人作者之器用也非守常人之所宜坐也故不可序進而久升也董仲舒雖未久不害爲輔佐繇是相國立身以來不二十

年踐乎諸生興乎三公鼓動天化鈞深含靈茂實葳蕤榮聲洋溢烝民之詩曰天監有周昭假於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天子有命仲山甫將之猗歟實謂相國之謂歟相國何以承之哉切惟三年於茲天下亦無大不治民亦無大不安陰陽亦無大不和而議者竊不能云曾不討其本而思其中斯皆好言鄙夫且人君內設公卿士大夫理內也外建方岳侯伯理外也內外之官各得其理今議者則不然覩職之乖則曰宰相闇一郡之災則曰宰相聽一民之咨則曰宰相苟如此而求仲虺巫咸不能無過也然議雖

非不可不察也天下之人理難求也執事但求人之要而不求天下之理則非也夫天下之人不可盡勝執事者耳目之至也當在用人而理也用人而亂也故昔漢用張敞召信臣文翁則理也用東廣川則亂也然則有刺史案其治亂隨而陟降三代已還有考績之典今則闕然無取州郡者或連歲而來逾紀而去惡不加勸害民者滋深利民者不立和氣爲仁沴氣爲災人傷憂苦則和氣不興沴氣升至虧損陰陽結積水旱牧守非人之故所生也一人不修一境罹災十人不修十境罹災修者寡不修者衆則沴

氣多和氣寡凡天下幾十境而不溥耶近者天下往往水災是其儆也今或不能率復三代與漢舊典何不選舉公良分郡按察邦伯牧長責其親臨及其風俗以勸以懲又漢朝每策舉髦俊賢良之士吏事咸通儒書問以治亂求以災祥處之民上試之臧否國家曠之殆殊急賢吁黔首之上必有欺吏白屋之間必有純人不用務奚以成天下之人必共而安之天下之務必共而成之任有作職是謂不朗忌而不求是謂害賢宰相職也在明二端昨者盧貫二公同升台鼎天下謂賢相公薦賢莫不欣欣偉乎稷契

暨乎十臣且出自門下汞懷譴謫惶怖幸甚幸甚竊惟前

後相府多相繼踵咸遵要道罔思經綸前化蕭何後法曹

參何多誤也天下之敗則緣是乎又漢有何武薛宣爲相

時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公又申屠嘉傳曰嘉死後皆

以列侯繼踵齪齪廉謹爲丞相備員而不能明發功名宣

帝時上日親萬機考覈名實而魏邴之徒總衆職以稱上

心陳平對高祖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陰陽外鎮撫四

夷内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任其職前史載之必謂是

相國常所留意耶視今人君循理有類漢宣而相公亦宜

舉魏邴之長班固曰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魏邴有聲是時黜陟有序公卿稱位禮讓樂行觀樂覽漢宣之代二賢之制故以言於執事者竊惟朝廷用人大若未盡之艱虞以來百司不綱事或流末官備職虚多不厲已有能倍於官有用寡於職有亟見於除有久不得遷夫用不及職則職廢官減於能則能怨亟除長躁競久不遷者傷偏頗則陳侯使卿大夫各任其職或不然也或聞天后故事百官去位展轉相舉稽伏用人莫有苟知逮開元際多有賢良皆曩之遺舉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庶可法也

可期理安或有謂相國曰時之無人也此甚不可聽也誠用之未當令驥捕鼠則何由得也以劒補履則無由剋也責燕雀以六翮之用則何由致也用之當用物且靡遺況天下之士行道甚難也逢時不易也行道甚難也而天下之士不以此時遇相國而相國不以此時得天下之士則千秋不可復期嘉會不可再來盛德不可久持故昔人曰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明其士無時而特達也猶馬無時無千里者也甚可思也伏惟勿忽之也雖然大略在官人其次偃兵語曰天下安注意於相今四海八方注意於

相國之時故不敢復以兵問大君子也小生伏辭無加拜跪今則無端陳利說害相國之明曷不至也天下之能曷不畢也以爲狂愚厥惟闕也以爲庶幾厥惟詳也有以容德乃斯之謂也感戀於門出涕屏營覲惶越再拜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三十四目錄

李觀 三

上賈僕射書

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宏禮書

八駿圖序

浙西觀察判官廳壁記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道士劉宏山院壁記

邠寧慶三州節度饗軍記

晁錯論
辨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
謁夫子廟文
涇州王將軍文
斬白蛇劒贊
妄動箴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三十四

李觀三

上賈僕射書

觀江東一布衣耳客遊長安五年以文藝求容而無特達之操藉甚之名固不當以干王侯大人言天下之事也然竊聞閤下光大含宏博采兼覽憒然淵乎焯爍今古言仁義則天下莫不宗之道權謀則天下莫不先之若禮智忠信溫良易簡之德天下莫不稱焉誠哉閤下生人之傑者也若閤下憂國忘家安人君宏道遺物與時不爭則天下

一人而已誠哉閤下戴盛名負盛德者也然閤下于藩之事則既聞之矣來朝之事則如何哉陳何利宜以補天下進何計謀以光朝廷閤下此來其有意乎不然何人望之不淺也今天下不爲不安矣朝廷不爲不盛矣君臣不爲不和矣運命不爲不樂矣是知將諫者難其說將計者難其詞自非方伯元侯及三公純仁碩德之臣從容對敭終朝移時則何能發其深慮規其長圖於人君哉今天下所務所勞所費者在邊在兵在食也爲憂也爲患也弗可弗慮思之於危則無所及已知謀始固終斯爲時也且夫守

邊要在乎兵所以養兵要在乎財所以生財要在乎民所以養民要在乎政然則政爲民之命民爲財之資則財爲兵之府兵爲邊之守其相藉如此之大也其可忽邪閤下之至以來亦常與人君語及此乎不可不思也何者以閤下方鎮大臣入覲於王上下勤望思有所助也今則罔聞卽以巳乎伏惟閤下慮之且今軍食重務安危至道君臣計謀天下性命惟居大官享大祿之臣所得共之也閤下豈不謀哉夫貧賤固陋之士尚日夜齊咨思有所計則閤下去就豈容易哉今底寧東方屬在閤下朝廷去就則巳

明矣伏惟閤下必有所計而後已也孰敢不幸覲方欲進謁旌麾中露心款厥路無由日懼未察輒先以短書藉以為便若有可嘉庶垂引遇企踵窮居伏竢還命

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宏禮書

觀辭違盛德曠阻拜跪自始及今三改其時方寸之心戴慕何窮但以久寓之身無所取資故或丐於北或游於南秋夏逍遙途極還東業不增舊文不加新將往拜見愧無所容終乃因循懼日至疎執事方擅名於時出入兩宮上悅對問外內公卿無疑議無間言斯乃前漢賈誼王褒之

徒弗及也豈復能思覲之在天下竊竊哉然覲嘗以未成名前高見揄揚遑遹之人以覲爲執事門生然作公門生當人此言豈曰易乎豈曰蕩乎誠敢望耶誠不敢望耶然每思念士有勝已者而上薦之執事以侍知德之深也常用爲心今有孟郊者有崔宏禮者俱在舉場靜而無徒各以累舉可嗟甚焉孟之詩五言高處在古無二其有平處下顧兩謝崔之文鴻健宏深度中文質言之他時必得老成言之今日粲然出倫執事導之輩流於覲日深矣故得言今輒以二子之文布之下風執事豈以爲黨乎蓋良匠

之明有所無由而見者二子之美有所無從而求者蓋以慕舉爾所知遺其友之言慕之多以至不量力也其孟子之文奇其行貞其崔子爲文如適所陳爲行則磊落不常俱非苟取是之人也特惟哲匠執而匠之引而塗之未若覩之愚也嘗望處分維摩詰贊初若不安應命乃遲方今勵精上或可觀

八駿圖序

予嘗聞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獲覽厥圖雄凌趫騰彪虎文螭之流與今馬高絶懸異矣其名盜驪騠黃騕褭白羲

之屬也視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待馭之狀
有矜羣之姿若日月之所不足至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
軒然巍巍然言其眞也實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扶其
魄軾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別哉世說周穆王駕八
駿日會王母於瑤池從羣仙而遊按山海經云崑崙山去
中國三萬里乃非虛說也而不知其所從得之厥神是生
爲之用歟何古無其匹歟圖之首有褚公遂良題云秦漢
傳之降於梁隋至於皇唐不泯厥跡卓爾昭然奇哉信乎
茍今考之於古則人大笑矣求之於時則曠世矣由是知

物有同者不必良有異者不必否或慮觀之者昧故為序以表焉

浙西觀察判官廳壁記

觀闔國朝置觀察判官故事於今之老成人則曰邇乎哉乃本而言之厥自兵興上憂天下列郡無綱紀文章是用命忠臣登車為觀察使而鎮撫其民人今來亦三紀於玆古者所謂出連城守今則大者或十數城或七八城小者或四五城觀其所以察其所由使亂不得長使理不得渝猶川之有防猶戶之有樞其繫厚矣其臨高矣其下賓佐

實有常任其大者曰觀察判官一人謀以濟美佐以成能必求賢者禮而居之無則闕如不茍其人允矣乎浙右之疆包流山川控帶六州天下之盛府也國之盈虛於是乎在太原王公廉察之七年署監察御史李公士舉爲觀察判官公從事浙右十有餘年能事備乎游章光烈灼乎簡書始從韓公多辨疑獄多釋冤囚疑似得昭糾紛得寧四方翕然籍甚於公後從王公盛德日新六州人般姦宄易容民不淳良吏不廉清無日無之公乘軺車日往月還剖斷善惡明白可觀六州之士爲頌作歌天下名賢罕不咨

嗟九年冬蘇州刺史有丁憂去官連城命公來撫吳德化儉人如春之和吳人樂康嗟乎夫有其任無其事十有八九豈虛耳哉非其任有其事如公之作者百無一二焉議者以爲視公之爲佐可謂忠於佐矣視公之斷獄可謂敏於獄矣視公之理人可謂達於理矣諒哉有以須連城之表賢有以見吳人之多幸有以見李公之攸宜矣從姪觀拜命而書愧爲公蓋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記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常州列郡也天下有緊我居其一焉軍事亟務也天下有

三我備其屬焉於是求厥人任厥事觀厥能不亦難乎則汝南袁德師今在選焉夫三軍稱帥萬夫之望誠不若也其於輯睦亦何貳焉夫大臣開幕多士委質誠不若也其於裨補亦何貳焉袁生恢恢然哲哲然寬而有紀明而無鄰行飾以貞言飾以溫始韋公以給事匪躬之故出釐是邦生方尉於義興褎然見嘉乃殊常寮軍事之機議之堂上軍事之宜開之府中誠舊制也韋公答其人以禮盛其居以華揚其智以文美焉哉韋公遇生以善生報韋公以誠某嘗聞生南陽公之孫也夫維嵩之於天下非常之山

也黃河之於地中非常之川也南陽之於時非常之人也嵩以喬天蓋之河以流地載之南陽大忠以子孫嗣之六年冬皇帝郊昊天理百神修廢繼絶求舊惟新生以尋南陽之孫一命茲官九年冬復命襲爵南陽公某以爲古人曰賞延於世又曰善人雖十世猶將宥之其是之謂也是年十一月某赴京師自蘇州至常州會袁生引廳前軒如翬斯飛植竹新欄如鳳斯食乃白府公留爲記韋公驩然不見逆且自天下稱兵三四十年間擁旄曰使持節曰州使曰節度曰團練有副使判官大歷中宰臣常公以爲貫

不能去其大而去其細乃罷團練今之軍判官猶是也命某記書其事實始於今請以生之官氏冠乎將來非以媚生也願以光乎非常之人之後也記之年月在乎記中

道士劉宏山院壁記

新定劉法師大漢之遐裔也老氏閒氣性識冲厚體貌魁岸弱齡味道雄節邁古淮海勝景無不綿歷內蘊研精茹术歷載三紀雖形存方內而神泊太素天機不淺積學所運也可與董奉抵掌葛洪拍肩先生以至德三載束身制度配任茲觀歸然端居煙霞排空松桂滿目抗出塵之想

秉超世之操無何大歷之初緣林狂寇作禍斯邑居人萬
戶冰裂瓦解暴骸骨於郊野汪膏血於邱壑桃源化為戰
地羽客倏以蓬轉先生乃披霓裳字闕一丹訣將適南岳途
經鄱陽先相國第五琦時左遷鄱陽守其人廊廟之柱石
帝王之股肱波澄萬頃壁立千仞先生於是植杖以請謁
一見而斂袵再見而倒屣忘言相契志意偶合於時先生
法播南楚聲動人羣故江西連帥路嗣恭其人寥廓之勁
翮銛鋼之利器忠信亞前史文武表前代雖受年不永可
與三傑並騖復雅重黃老尊崇虛無始聞先生望風委質

先詢以簡禮後聘以車乘服門人之禮約方外之遊如是未幾路公歸朝先生汎若不繫之舟亦厭凡境大歷十三年旋此舊跡未盈數歲陵谷殊狀親戚耆宿淪喪略盡所止堂宇荆棘生焉闃其儀像埃塵磨滅寒葉墜於灌木山鬼聚於叢薄先生頓足而四顧攬涕而興歎惜馳光於過隙念往事於餘燼乃假村閭丁壯戮力芟翦板築頹址掃除崩榛構長廡以梓漆飾危殿以頳素激引元旨招攜道流先生乃於其觀西南隅獨立高堂智者與議良工操斤憑山建基鑿石開戶壓磽确以植靈苗撥崢嶸以樹修竹

苔駁竹徑風吟步虛巖生夏雲林散秋色先生方據梧長嘯煮茗留客且我所貴者隱隱所貴者道道以隱而含耀隱以道而無悶翫是幽處得非仙府不必瀛洲方丈乃爲絶境先生自然以得眞依眞以養生瀟灑無事機恬淡無戚容高談能離堅放意能了空噫𡭃老莊之微言先生決之如叩鐘人間榮位與多財先生視之如浮雲是以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或所與遇者其唯縱古之士邇俗之人在乎昔元宗之有天下得道之統垂五十載億庶輯睦四夷亦寧自後國家多故皇帝旰食二教稍弭兵符旒趨

深慮是法不可振茲二教者三界之根柢羣生之雨露使匹夫取捨亦有損益用之於上其可廢乎竊悲大塊勞我以聲色要我以名利未果握先生之手登先生之堂然不死之術願與共有臨壁抽思以旌善人某年月日記

邠寧慶三州節度饗軍記

朗寧郡王張公擁七尺之節臨三州之師牧我邠荒藩我雍疆德邁乎龔黃聲稱乎四鄰戎無南侵國無西憂師嚴民釐封守晏如聖上聞之曷嘗不負扆而咨之因乃寵以彤弓嘉以璽書乃慰乃止曷日而無哉於是仗鉞總戎之

臣咸望公而懼懼無能稱於維朗寧之卒巳仗誠而言曰獲拜錫之光聖上之寵崇朗寧足以勵不戮力之臣然斯事也君臣之殊尤敢不述之而巳焉哉越春王二月河澌未流東風始湊優柔委蛇被公軍容公曩奉詔親率師備胡乘虛君命未復不自議還雖閫外得專亦大有所不專也於是軍吏之職事者進復於戲下曰舊以是月賞功息勤惠老及疾哀死及孤厥死無怨厥生而愉所以數軍實賚師徒實舊典也違之不孚公從之乃練令辰豁連城鼓於四門旆於四墉日既登塵不騰窮陰閉淑氣升軍聲歡

康儲與靁破翕乎萬民湊乎氏羌空山之木春近塞之草芳朗寧乃鳩文武之吏列而爲行東面向闕而再拜如蒙上之命命之然後申號而惠周升堂而澤溥賁育之倫列於軍之宇校師之士次於軍之堂進如風行坐如雲屯旌旗蔽日刀戟交光公於是衆食而食衆安而安士盡感之優用醉飽而御酒餚是日饗軍無淫樂無亂音右金鼓左羽旄所以奮武之烈壯軍之容其餘管磬之歡絃匏之繁罔不合奏節諧雅音俾三軍之士毅其氣和其心羣羌之長釋我俘歸我侵少壯重鋭老疾謳吟祲化爲祥虜趨爲

擒洪矣偉矣朗寧之理明德遐被者乎乃知夫致饗者不止乎味張樂者不止乎聲仁可以碩其膚和可以齊其情故朗寧之饗士兼以仁和被之豈以羶腥犄之哉武有七德朗寧其由二三焉於時歲紀協洽國家郊祀之明年觀布衣來遊賓公之筵宗盟兄侍御史益有文行忠信而從朗寧之軍惡羣小之日取媚也故不自書命觀書之曰子之文直長於記事益知之乃題曰邠寧節度饗軍記

晁錯論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痛非

其罪也故直筆以議按錯穎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爲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爲中大夫及景帝卽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翦其葉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爲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乂狂夫爲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搆七國借誅錯爲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冀在紓難而七國之

兵曾不少減足以察其來不爲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爲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乃歔欷長悲益爲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濞於吳以誠東南之必亂於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歷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絶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盎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晝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傳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吾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

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特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晁錯用至忠之畧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柰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爲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爲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足道哉

辨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

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友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與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於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激時之遇行已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

曾子於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
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
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
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遊棲遲不遇天下仕魯不
終聘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
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曰妨已之進不以身之
私而越去終日溫溫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
翼時仲尼有仁恩德慮未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
矣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

子路勇毅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爲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曾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愼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即安不冒利背誼乃孝也

而參不敬其事矣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矣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言之介也主人拊几而起曰爾之辨則辨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謁夫子廟文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正祠爲潔執潔爲奠恪以上薦桓撥之十有三祀孟秋之月朔修冕帶問廟而入再拜兩柱之下乃退伏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同施與日月並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

夫得之以保祿位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所竊歎焉斯嘆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且夫禮樂浹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以學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以敬矣孰敢捨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者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而覿章施足徵像設無譁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內實討論烝烝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

與兩氣俱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飄湮淪絃歌之音
拊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
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有如是也耶噫俾夫子生
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必先夫子
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
過守於畎畝之中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
漫者乎惟夫子生實陪臣歿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
殷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
聖逆在人不在於尊嗚呼夫子聖人之極歟鳳鳥不至無

其時也秦人燒書文之衰也唐帝爵王德之興也惟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新降康下民復有烈光訖無間然小子忡忡慄慄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涇州王將軍文

有涇人告我曰虜侵涇州去城六十里涇軍陷圍固無藩籬脫有走飛有王將軍雖實涇師別戍而來奮少擊眾提急赴危身先其兵兵後其私張旗爲風伐鼓爲雷風雷之威壯哉鼓旗全涇軍如雲迴破虜陣如山開然後創痛還奔戎醜殘摧將軍猶殺敵不窮駭怒疾馳遂没於沙埃吁

少卿生降蘇武老歸竇憲出師曷如將軍之亡哉主上聞之贈官汾州賞則厚矣我竊悲焉悲賞出死後用失生前天下之有用不得聞故多敗歿上之執賞死而加之利爲空名縣是將軍之倫何嘗勸焉涇州之師何嘗保焉茍聖人用人一如將軍斧鉞之雄征鎮之類則將軍無僨屍涇州無陷圍亦可知矣惜昔兵微用卑以至於是焉於戲傷哉

斬白蛇劒贊

吁嗟厥劒在昔天地之靈器也而莫我敢知漢皇得之初

其天成乎其神造乎其人爲乎何乃出而逢經綸用而會大人斬白帝於澤升赤龍於雲然後安繹騷乎荒屯作之臣作之君豐雄倜儻若斯之不測耶亮惟天地革而大人用靈器化成肆能前人而謀先鬼而靈託三尺之質扶堪輿之傾非楚金工之能名天討聖作也豈乎哉夫周之衰也天子孤外臣强而不有用之者時不可匡也周之末也天下哀恫磔爲七雄而不有獲之者人不足與也秦皇帝鯨鯢羣豪噬嗑六合而不得寶之者德不足終也逮秦上瀆於神下毒於民人神興妖上下軋秦是劒將翼大人而

運天下也宜其如虎貔如蛟螭或嘯在谷或飛在涯故漢皇卒然攘袂而得之於是仗之而行嚮之而威日月照臨星辰發揮楚之以負秦之以危是日月天地之靈器所以嬴項捘之倒持哉後代寶之歴中與魏晉巳還無德於民靈器不能久安張茂先見飛而去或以爲龍於是絶矣有知言者非之曰夫人事有窮神物無方曷知非得於此失於彼漢皇所以昌齊宋梁魏所以亡也然數國者享年不長其劒亟去卻猶三代之鼎九州之險不可以昏亂而守況窮化極靈而隱見討之乎然苟以至神推之則未嘗遺

於聖人矣緜是黄帝得之誅蚩尤周武得之戮殷辛漢得之而斬白蛇唐得之而革隋亂則是器也神而應用用靡王非刑刑之謂也其惟聖人而已

妄動箴

動出乎妄靜以制之靜不可終終違其時顧道非遠妄動則違道以處我我孰能反利往則施無庸則卷合於一致何妄能損天一地二三光飄飆無恒流行萬物則妖大化孕人人有成性動牽於妄妄亦斯競惟天之大而世作鏡下頤人心如環無端食其遊詞共㩻自殘劉殲英韓楚滅

于千五者實妄不妄必完妄由動生動以妄敗能以義勝
動歸乎安晉文教戰一戰民悅勾踐泣誓再戰誓雪知幾
不殆妄動斯折二國尚然況一夫節